

原住民族知識的教育轉化： 資料信實、知識價值與科技整合

原住民知識による教育の転換 —— 信用できる資料、知識的価値および科学技術の統合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Data Fidelity, Knowledge Value,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陳茹玲（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近年來，學界與部落及學校合作，以實驗學校形式所共創的原住民族文化課程蓬勃發展，展現原住民族知識與教育實踐結合的可能性，也回應部落對文化傳承與教育自主的期待。本文基於田野調查與課程研發經驗，提出對原住民族文化研究歷程與課程實踐的觀察與反思。

田調資料的信實、衝突與思辨

原住民族知識內涵根基於部落，因而選擇田野，與研究對象建立信賴關係，觀察與訪談技巧，龐雜文件處理等各環節，均為能否獲取具有信、效度資料的關鍵。其中，耆老凋零、族語流失與世代斷層，尤其是研究者所面臨的共有困境。耆老口述記憶的不穩定性或多重轉述後的可信賴程度，常使田野調查過程所獲得的文化知識內涵缺乏一致性。當發現耆老之間或文獻間的同一知識存在歧異時，研究者與現場教師往往面臨理解與詮釋上的困難。研究者或可盡量保留原始資料的語境，透過建立資料知識庫，結構化的呈現不同觀點，提供資料的



共享、檢索與文化詮釋權。現場教師則可考慮將此文化資料的衝突視為發展高層次思辨課程的起點。例如，設計分析耆老說法的任務，訓練學生從文本中找出差異與共同點，進一步引導學生推論背後的文化脈絡、發展跨文本比較與整合能力，亦可透過模擬任務，讓學生扮演文化解說員，思考在詮釋差異中如何尊重文化獨特性；或以文獻彙整、分析與探究為基礎，於課程中結合高層次提問，擴展多元觀點、批



判思維與文化理解力。

脈絡、主體與價值的再概念化

原住民族知識因其根植於特定文化、地理與生活環境，脈絡性為其獨特之處。那麼在多數人早已遠離山林的當代社會，還需要狩獵或編織知識嗎？傳統知識遇上現代社經環境，常面臨「過時」、「知識無用」的處境，課室現場的質疑則為：這些傳統知識並非升學評量的範疇，壓縮原本的學習內容與時間，有助提升素養與競爭力嗎？然而，實用與否應非判斷知識價值性的唯一參照，如何萃取原民知識與部落文化的精髓與其深層內涵，並傳遞其文化中內蘊的普世價值方為關鍵。例如，編織不僅是製作衣物或日用品的技術，亦承載族群的歷史記憶、性別分工、圖紋象徵與祖先智慧等。因此，即便編織已非日常生活必需，其背後承載的文化脈絡仍具有高度教育意義；例如，透過設計將傳統編織轉化為現代生活商品，如服飾配件、室內裝飾、文創品，既保留歷史記憶與傳統技藝，也創造就業與文化經濟的新可能，有些部落甚或透過網路社群傳承技藝，並成為未來青年創業的基礎。因而，這些課程的核心價值，除了其所傳遞的文化意義與社會意涵之外，其內涵亦有助於個體知識統整與實踐，回應真實世界需求，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以及態度與價值養成，而這正是素養教育的本質。

多元取徑的研究方法

多數原住民族知識建構的方法為質化取

這些傳統知識並非升學評量的範疇，壓縮原本的學習內容與時間，有助提升素養與競爭力嗎？然而，實用與否應非判斷知識價值性的唯一參照，如何萃取原民知識與部落文化的精髓與其深層內涵，並傳遞其文化中內蘊的普世價值方為關鍵。



向，相當仰賴研究者掌握文本與意義詮釋的能力，對於何謂重要知識的取舍與立論基礎，亦難避免可能的主觀性，例如：陳枝烈教授自2014年起透過田野調查、部落踏察與文獻彙整，再以心智圖發展原住民族知識及主題課程（見2017年〈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發展現況〉論文），因而整合多元取徑的研究方法為未來可思考的方向。目前國內已有研究者結合自然語言處理技術（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NLP）進行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建構，例如，白明弘研究員於2022年在《原住民族知識在教育中的探究、轉化與應用—應用語料庫分析技術於原住民族知識建構之研究》中，以關鍵詞抽取、近義詞類聚等技術，呈現概念與知識間的上位或下位、部分或整體關係，據以建構原住民族知識架構體系；另外，張道行教授於2022年發表的〈原住民族知識圖譜建構人機協作介面程式KAJI之發展〉論文，則透過知識圖譜技術建構原住民族知識架構，以節點表達主要概念，節點的連結則為概念間關係。這些NLP技術，同時可擷取大量文本特徵進行分析，

為一有效率且創新取徑，提供知識架構之實徵基礎與分析的多元視野，例如，探究不同時空背景知識的更迭與轉變，或各群族的宇宙觀差異等。此外，結合資訊技術，可將分散的知識分類整理成可檢索與分析的知識庫，亦有助於知識保存與數位典藏，及教學、評量與研究之應用。◆